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回天綺談 第二回 不幸國民呻吟虐政 無辜義士禁錮重牢

那時在約翰王治下的人民，大約有二百多萬，差不多一半是做奴隸的。這些奴隸分開兩派，一派叫做卑練士列卡但；一派叫做卑練士因格魯。列卡但那一派是附屬在土地的。這些土地不論賣去那一個，若有人買了，他便永遠做這地主的奴隸。至因格魯一派，自他身上與及他的妻子，都任別人賣買的。隨買者的意思，搬去那一處，他便到那一處。十三世紀初，初十幾年，做農夫的大半都是列卡但這種奴隸。這奴隸若不得僱主的願意，他個身就不是自己的。同是有手有腳，也同是父母生出來的，至所謂人的權利一點都沒有了。唉！人到一點權利沒有的時候，真似狗馬雞畜一般！那種監督奴隸的僱主，並沒有一點兒良心，更設各種的規律去縛束他。就令不能隨意毆打他、凌辱他，然他使役這奴隸的刻酷法，真是令人不忍看的。一日二十四個時間，差不多要用足二十個他還嫌少哩。且僱主賣買奴隸，爭論大細，較量肥瘠，好像做屠宰的買牲口一樣。就令奴隸的子孫，也永遠做奴隸。僱主要他怎樣就怎樣，要他那樣就那樣，赴湯蹈火也不能推辭的。所有財產物品，奴隸也不能私有，都是僱主的權利。真是僱主要他生就生，要他死就死了。你話可憐不可憐呢！還有一樣好笑的：比方我的奴隸與你的奴隸兩個結婚，他們所生的子女，兩個平分，拿作自己奴隸使役。因為奴隸的法律，開國時沒有明定，所以使役奴隸的法兒，都是任僱主的意思。這諾爾曼人到英國的時候，把這些撒遜人通通壓服，他就把這些借地的人當了奴隸。這列卡但他們就是這種了。

當時上中等的人民，都是用借地法。那借地法是怎樣呢？算起來倒也話長。那時這些貴族與這些縉紳先生，向國王先貸了土地，再將土地貸去自己的臣下。是以國王對這些貴族與其他武臣，有要他當兵出兵費的權利。那時國家多事，約翰王乘勢說要他們幫助兵費，橫徵暴斂。更有所謂皇家的補助費、財產的監督費，設許多名目，一味要錢罷了。若只是要錢，有甚麼要緊？他還要設各種苛法，差不多令這些人民行一步、講一句說話都不能自由的，很像在棘荊裡頭一樣。真是實行「為井於國中」數個字的呢！

那種愛國的志士看這種情形，是忍不住的扼腕抵掌，痛論國事。這些急激的，則要倡革命專主破壞；那些稍稍老成持重的，則主張平和主義慢慢改革起來。他們的議論舉動雖是各有不同，至若想改革的心事則彼此一樣的。既是有一個主義，一定要組織個黨的。既是組織一個黨，又一定要到處演說去運動人的。所以各處鄉村城邑，都有這些志士的演說會。那時志士裡頭，有一個叫做威廉亞卑涅。那一日在倫敦某街，大開演說會。亞卑涅這個人是很有名望的，各人聞是他演說，大家都想去聽聽他的議論。所以這日聽眾很多，座也滿了。後來亞卑涅登上演壇去，略講幾句謙話，就將他的意見說出來。說道：

天生斯民大家都有同等均一的權利，這種權利斷非他人可以奪去的，又非他人可以侵犯的！他可以有，我也可以有。若說上天待我們有親疏厚薄，把這些安逸幸福去給這個，又把這些艱難痛苦去給那個，那裡有這個道理呢！你們看看今日我們二百餘萬的英國人民，是怎樣呢？有一種人豐衣美食，高樓大廈，是一點職業都沒有的。他的錢是從那處要來的呢？好不是在我們同胞的膏血絞出來的嗎！有一種人寒無以為衣，飢無以為食，自己做奴隸還不算，子子孫孫永遠要做他們的奴隸。這兩種人的懸隔何止霄壤呢！反正理違天意非人道的事情，還有那一件事比得上他呢！今日政府不特不想一個法兒來補救這件事，還是今日增租，明日加稅，好像不把我們同胞的骨頭都吃完了，他便不甘心的。這些奉承政府意思的狗官吏，越發利害。第一件，他們要保存祿位，不得不要那樣辦法。第二件，他們見錢是不要臉的，假公濟私，無惡不作。所以這些農夫交租稍遲十天八天，就被他拉去下獄了。有一兩個熱心愛國的志士說幾句不平的話，也要拿他、殺他，鉗著他們的口，不要放聲。他們要我們同胞的錢，要我們同胞的命，都可以使得。我們說幾句不平的話，就要拿要殺。你等說有道理沒有道理呢！

說還未完，忽然有兩三個穿著制服的官吏，奉那長官茄拉路亞遮斯的命，洶湧上前，直拉亞卑涅去了。並將這一日演說的景況，文致羅織，稟告約翰王去。那個狡悍陰險的約翰，立刻命檻送他去營疏爾的牢獄裡。後來經過十幾天，甚麼消息都沒有。一直到了二十多天，才拿亞卑涅出去裁判所的法庭，要拷問他。這時亞卑涅雖是力辯自己沒有犯甚麼罪，然那法官怎肯容易放過！審問了數句，茄拉路亞遮斯這幾個，就判亞卑涅監禁五年了。

至亞卑涅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